

涵芬樓古今文鈔

呂景端
書藏

酒樓古今天鈔

卷一
酒樓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八十七目錄

雜記類

後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 溫

科斗書後記 韓 愈

考古圖後記 呂大臨

散書後記 袁 枚

縮齋後記 黃宗會

家譜後記 范泰恆

寶扇樓後記 姚 鼐

游廬山後記 惲 敬

笏記

明堂禮畢稱賀笏記 周必大

肆赦訖稱賀笏記 周必大

聘蜀笏記 李嚴

書事

書褒城驛壁 孫樵

書何易于 孫樵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書宣州疊嶂樓 獨孤霖

拾甲子年事 羅隱

書異丁 謂

書張主客遺事 晁詠之

書种放事 王回

書襄城公主事 王 回

書賈偉節廟 傅堯俞

書沿淮巡檢廳壁 傅堯俞

記外大父祝公遺事 朱 熹

書虞雍公守唐鄧事 任 燮

書包明事 陸 游

書二公事 陸 游

書王貞言事 虞 集

書邢氏賢行 吳 澂

書博雞者事 高 啟

書郭義官事 歸有光

書張貞女死事 歸有光

書里涇張氏妻事 歸有光

書應生事 王世貞

書二館人事 王世貞

書廣水鎮都巡王珪死事本末 劉崧

書富林二曹先生遺事 馮時可

記王忠肅公鞬三事 崔銑

記任公事蹟 劉鳳

書瀛國公事實 錢謙益

記侯伯宗尋弟事 李光地

書張蒼水先生事

書賈韋翁事 謝夢倫之

書襄城公主事 王回

石齋黃公逸事 方苞

書沈通明事 汪琬

書楊復庵遺事 儲大文

書趙萬全事 胡天游

書侯振東 胡天游

書王勣還金事 牛運震

書魯亮儕事 袁枚

書文衡山遺事 李果

記蕭山汪氏兩節婦事 姚鼐

書左仲甫事 張惠言

書孝豐知縣李夢登事 章學誠

書程開揚事 吳蔚光

書馬貞女 劉逢祿

記汪瑚事 黃培芳

從吾軒從征記事 梅曾亮

書李林孫事 梅曾亮

書棚民事 梅曾亮

書楊氏婢 梅曾亮

記日本國事 梅曾亮

書謝御史 吳敏樹

書義猴事 吳敏樹

書汪馬二秀才事 管嗣俊

書益陽胡文忠公與遼陽官文恭公交驩事 薛福成

紀

紀鴉鳴 林簡言

紀恩門王公凝遺事 司空圖

紀瑞 李寰

東遊紀異 董玘

紀剿除徐海本末 茅坤

獸紀 何景明

紀鄰 陳其揚

紀夢 胡光北

遊乾陽洞紀略 張端亮

高平行紀 王太岳

紀言 惲敬

三烈女紀略 王步青

蛤仔難紀略 謝金鑾

青村開河紀略 陳文述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八十七

侯官吳曾祺纂錄

雜記類

後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溫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牒在。所以爲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庶中人已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學名數。或務攻爲文。居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記。旣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胸臆。用爲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爲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爲人。以爲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尙書刑部郎中。出爲此州。雖履劇自課。而未

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下。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莅此。孰視焉而莫之改。豈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也魯。安知其他。即命圻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爲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科斗書後記 韓愈

愈叔父當大歷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爲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考古圖後記 呂大臨

莊周氏謂儒者逐跡喪真。學不善變。故爲輪扁之說。芻狗之諭。重以漁父盜跖詩。禮發冢之言。極其詆訾。夫學不知變。信有罪矣。變而不知止於中。其敝殆有甚焉。以學爲僞。以智爲鑿。以仁爲姑息。以禮爲虛飾。蕩然不知聖人之可尊。先王之法。克己從義。謂之失性。是古非今。謂之亂政。至于坑殺學士。燔燕典籍。盡愚天下之民而後慊。由是觀之。二者之學。其害孰多。堯舜禹皋陶之書。皆曰稽古。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所謂古者。雖先王之陳跡。稽之好之者。必求其所以跡也。制度法象之所寓。聖人之精義存焉。有古今之所同然。百代所不得變者。豈芻狗輪扁之謂哉。漢承秦火之餘。上視三代。如更晝夜夢覺之變。雖遺編斷簡。僅存二三。然世移俗革。人亡書殘。不復想見先王之緒餘。至人之警歎。不意數千百年後。尊彝鼎敦之器。猶出於山巖屋壁隴畝墟墓之間。形制文字。且非世所能知。況能知所用乎。當天下無事時。好事者畜之。徒爲耳目奇異玩好之具而已。噫。天之果

喪斯文也。則是器也。胡爲而出哉。予於士大夫之家。所閱多矣。每得傳摹圖寫。寢盈卷軸。尙病竅啟未能深考。暇日輪次成書。非敢以器爲玩也。觀其器。誦其言。形容髣髴。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意於古者。亦將有考焉。

散書後記

袁枚

書將散矣。司書者請問其目。余告之曰。凡書有資著作者。有備參考者。備參考者。數萬卷而未足。資著作者。數千卷而有餘。何也。著作者鎔書以就已。書多則雜。參考者勞已以徇書。書少則漏。著作者如大匠造屋。常精思於明堂奧區之結構。而木屑竹頭非所計也。考據者如計吏持籌。必取證於質劑契約之紛繁。而圭撮毫釐所必爭也。二者皆非易易也。然而一主創。一主因。一憑虛而靈。一核實而滯。一恥言蹈襲。一專事依傍。一類勞心。一類勞力。二者相較。著作勝矣。且先有著作而後有書。先有書而後有考據。以故著作者始於六經。盛於周秦。而考據之學。則自

後漢末而始興者也。鄭馬箋註業已回宥。其徒從而附益之。抨彈踳駁。彌彌滋甚。孔明厭之。故讀書但觀大略。淵明厭之。故讀書不求甚解。二人者一聖賢。一高士也。余性不耐雜竊。慕二人之所見。而又苦邇來考據之才之太多也。盍以書之。備參考者盡散之。

縮齋後記

黃宗會

余向作縮齋記。歷數其多病無能。時命弗偶之故。以解所以稱名之意。他時朋輩見之。有相顧而竊笑者。甲午仲冬。友人高旦中以戴帥初先生剡源集見遺。中有縮軒賦一篇。頗怪其名軒者。偶有余同。取而閱之。終篇又何其所以稱名之意盡同也。顧余何人。其敢錄筆墨于昔賢之後。以犯不韙之名哉。雖然。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與先生相距僅數舍。詩歌杖履之所及。若四明雪竇梨洲諸勝。皆在百里之內。則其地同。當其時宋社旣墟。轉徙仳離之狀。攜挈老幼。傳聲疾呼。以遁須臾之命。無月無之。其載之集中者。犁然可見。迨鋒鏑少弛。則耳目疲耗。心瞻銷怯。

而況升沉千百變而不止。將俯首以避亭長齎夫之訶辱。則其時其事。又有同焉。余少而不羈。長而畸僻。每有洗盞名山之願。顧拘于累。窘于力。則時時取范石湖吳船錄。陸放翁入蜀記等書。呻吟諷詠。以彷彿古之賦遠游。歌招隱者。慨然懷其人。形諸夢寐。而先生亦云。少時取是二編。置諸坐閒。想像上下往來。何止日行千萬里之爲快。是其旨趣。有不謀而同者。譬之驚馬。下峻坂。歷坡陀。筋弛力疲。辟地而哀號。與騏驥之困鹽車。顧影而悲鳴者。所以鳴則異。而其鳴未嘗不同也。先生以科名奮宋末。宦學于江淮襄漢之間。風采姓氏。往往諸公間。故其原本師友。歸然爲一時之典型。雖年徂運謝。亦歷歷如晨星之相照。可望而按其躔度者。以故偃蹇三十餘年。老而黽勉于一出。爲知音所痛。良由以常盛之名。揭乎必趨之衝。欲自全于知希而不可得也。則是先生之爲縮者。志高而言謙。力武而守怯。非若余之實卑而不能高。實怯而不能武者之長私于縮也。昔人有言屠龍之技而無所用。至若余者。曾無履豕操櫟之時。便得侵尋歲月。窮餓以老死。復何抱恨于身。

世豈敢高擬于古之遺民獨行。忿憤激訐。怨尤雜沓。以招咎于天哉。故自涉患以來。百念灰冷。欲躬耕以養老。教子以圖後。區區之願。不特人摧敗之。天亦曲折以僵仆。今年季夏。二子一日而死。使之偶然無以自容。欲求縮而不能。因讀剡源集。貧未賣書留教子。飢甯食粥省求人之句。則不禁泣然而涕隨之。一夫之憂歡悲樂。在天地間。去蟲蟲之聲無幾。本無足云。而爲之述其區區者。距作前記時。蓋三年矣。其初自視。已不勝其陋矣。而孰知霜霰冰雪。交侵而踵至。于以知天之困人無已時。而余之得長守其縮。以庶幾無負者。以自悲亦兼以自慰也。近方博搜宋元大家之文。欲咀嚙其英華。非徒寢處其皮毛者。得戴氏集。喜之不忍釋卷。且中屬余兄弟評之。而問余之縮于戴氏何如也。故言其所以同。復疏其所以異。

家譜後記

范泰恒

昔有宋仁廟時。起家儒生。功業赫赫者。竝推韓范。厥後忠宣公世濟其美。而侂冑禍人家國。頓隳乃宗。文正誠有後。胡魏公不幸耶。過相州。見韓姓者問之。則曰非